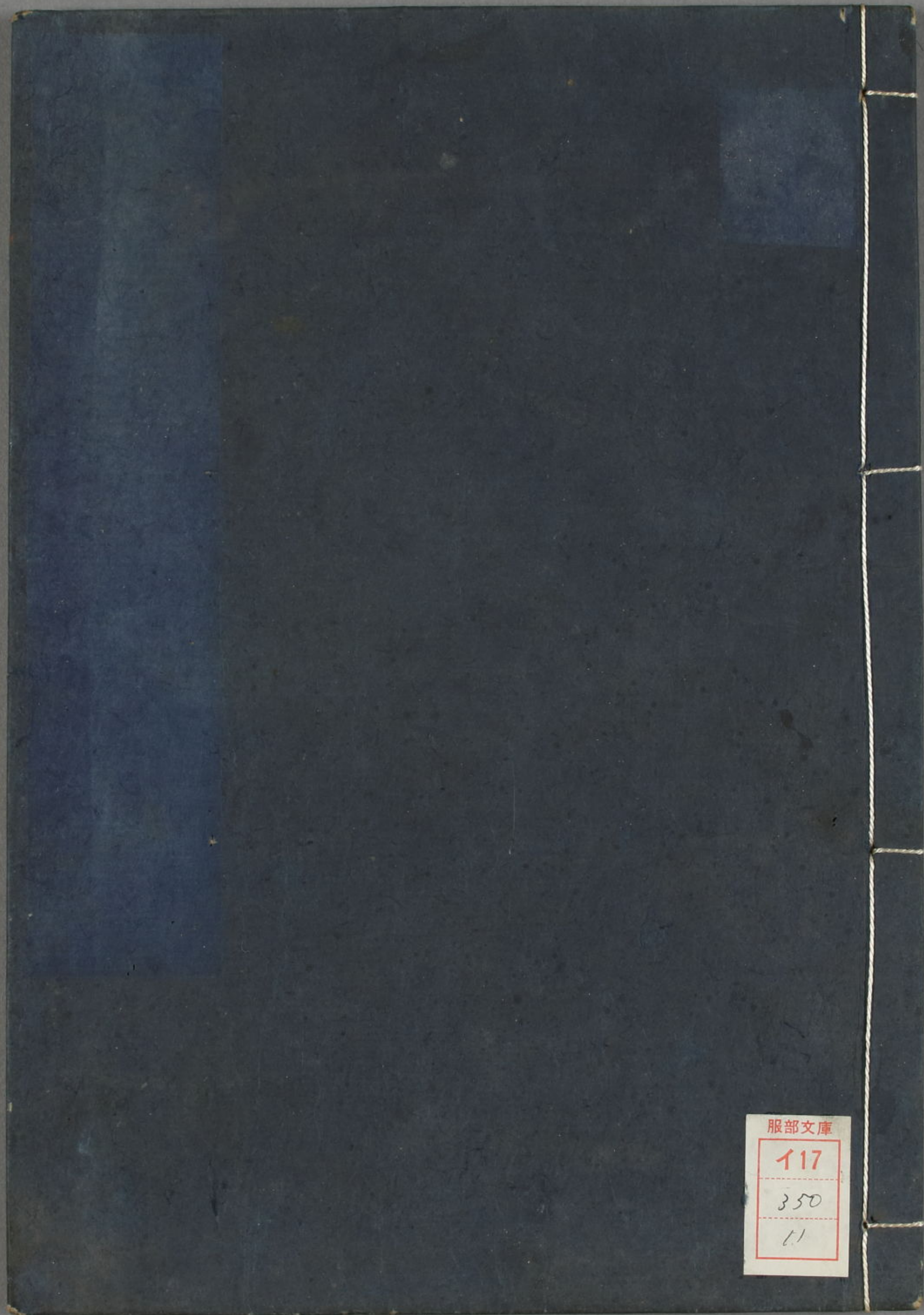




管子全書
 重訂 十九之二十



服部文庫
 117
 350
 11



117
350
11

管子卷第十九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禮篇九

注七尺
本尺十
須善本
作員曰
須善本
朱長春評禹
貢職方質而
言貨殖地理
文而奇皆九
州之內正志
也其外則山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賣田也。其長七尺。賣田。悉徙。賣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賣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

管子

海地員山海
以外荒神惟
此以與內維
物文章妙品
吉言地止此
其後則水經
註
趙用賢評言
居是土之民
其語音合於
角聲

管子卷十九

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其水宜蜃菴與杜松。蜃菴木名也。其草宜

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

其水倉。其民彊赤墟。歷彊肥。歷。疎也。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

稷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音。及。籬。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其草

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柔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糲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萑藿。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蓂。萍蓂。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沈鼎新評由
五施而至一
施亦隨地深
而異后之二
十施亦然

管子卷十九

二

趙用賢評言
五七之民語
音合乎五音
所謂中平五
音之聲響又
似乎猪馬牛
羊雉之鳴各
有不同今以
五音想像各
之良然可見
古人譬物之
精妙處
揚慎評律度
量衡俱生而
泰故從審音
以辨泉清濁
淺深理歸一
致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凡將起五音
凡首之凡首謂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七十是商之數也

朱養純評五
音之語因土
成響是至理

蘇軾評改正
不必山海經

揚慎評青山
青龍所居是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有三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卷十九
三

為東方木庚乃西金庚色自金性剛此山若下見堅白之土是木受剋而先枯金匿子以自養故不可得泉也其云灰壤殆劫灰耶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性之名陞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至山十四加不

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土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一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姚樞評甫一讀似鑿乎鼓之軒于舞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脈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傷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其地不乾其草

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

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楠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菰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莢與

薺音薺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側其草當與蔓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攀之下攀即鬱也莊周所

謂鬱西也攀下於萇萇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蔓蔓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

蔚草也一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淳而不朋朋如

劉勰評葉攀等草名有十

楊慎評聲辨于五行管子天下才其子

五方燥濕之宜履歷指陳如季札觀樂也

朱子評以後每段俱有韻

氣一本心銳沈昌新評土亦有五色俱從金木水火土來物之生

振切剛而不韞韞韞薄也不濇車輪濇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檟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櫛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

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湛而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冠種類亦隨以變
張嶠評從粟土推五沃

葉水心評轉韻成句語似賦體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恣。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處之易全。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其種大苗細苗。蝕音形莖黑秀箭長。蝕。即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扶。音無。櫨。音春。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趙用賢評類作類疵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疵節小麻條理易治故如練絲也。

曾彥評從五沃推五位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蘘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也。蓮與蘘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疔醒。疥。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瀉。濕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葆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恣以落。音音及。謂色青而細。落。和。若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蝕莖。白秀。五

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

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

曾彥評從五
浮推五恣色
黃而虛

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

如盤。盤猶疆也。春通。下有糠以肥。此盤與濫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絀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土之次曰五纒。音盧。五纒之狀

疆力剛堅。其種大邶鄆細邶鄆。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

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三。纒

土之次曰五盪。五盪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
纒推五盪

曾彥評從五
盪推五剽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

分之三。盪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蕘細

蕘。蕘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木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曾彥評從五
剽推五塌累
重而不輕揚

曾彥評從五
塌推五猶

曾彥評從五
猶推五壯

曾彥評從五
壯推五殖

曾彥評從五
殖推五穀

曾彥評從五
穀推五鳥

管子

卷十九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

華。名草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屬膳。名草黑

實。朱跗黃實。跗花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也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幣。雖堅不

曾彥評從五
鳥推五築

幣。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鶩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築。五築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淮。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子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編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寶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即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百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瀆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窅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亦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銜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補外。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戾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雜。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梅士享評此篇詳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沈鼎新評母繼二語已具大人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抵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止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拂盥漱。掃席前曰拊。盥。潔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

程敏政評可
以去怠去驕

徹盥。器也。汎拊正席。汎拊。謂汎水而拊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作。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之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續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九禮。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奮正評復業
問疑是大學
問

求雖不得。必當反自。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

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合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

食必二。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周

還而貳。貳。謂再充也。唯謙之視。日。食盡。日。謙。同。謙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

何俊良評古
商銘云。謙。謙
之食不足。毋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盡之類而進續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醕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剛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斂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斂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擊。羹不以手。當以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活。已食者作。振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

朱養和評古入直酒掃自有節度

趙用賢評古者束薪蒸以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為掬以灑。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楪。舌也。既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跪。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為燭故為之
薪蒸細薪也
稍寬其束使
其蒸間可各
容一蒸以通
火氣又使已
然者居上未
然者居下則
火易然也

管子

卷十九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

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者處下。所以貯燭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

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櫛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櫛中。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先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棄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社則請有

常則否。俶始也。變其社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襍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七 禮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禮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禮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九終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盧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高字新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水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沈氏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日
所欲至可見
人皆有欲特
患入主自解
其高自其其
生耳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會彥評惟常
則不變天人
原上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揚慎言人地
則為對亦間
心裁格而無
沈意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
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
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
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行則守親切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
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
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
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
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
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
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
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
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
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
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葉水心評節
不可更王政
所以配造化

李泌評威立於民何可不得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揚慎評此啓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鳥業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城評人君心如風雨則怨怒不及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疆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劉綬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程政評欲
銜令必先樂
民

管子 卷二十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惰而侈
則貧力而儉則富犬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天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沈維評靜
佚一字見治
原

不言而廟堂既修

張榜評歌樂美行民愛之好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朱養和評得人所以致治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柯澤評蜚搖詩世危

百姓。憊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新初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何復評亦明德維馨之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蘇軾評翠與造父奚仲取譬恰中舍道術巧而求治其何能治楊慎評別淺以見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張嶼評眾理相當語幽括

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恒評依稀不識不知之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朱養和評鷄冠亦曰夜行惟心陰行之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黃震評調嫺美

夜行者獨有之乎。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岳正評警衛言人蔽主明千古炯戒

沈氏新評顧憂所以準言行

毀譽賢者之謂警。推譽不肖之謂譽。警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警譽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蘇軾評舉長
便非計速

管子 卷二十一
小人者在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
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
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
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
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
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
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
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
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
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
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
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李泌評得成
必諾戒必方
是聖人之言
事

管子 卷二十一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養移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切嫌食貌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務大

楊忱評納諫正以肥身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朱養和評惟公則平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葉水心評使
人所以重器
使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由上如切
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周元會評專
用最壞事

孔穎達評無
取者深于取

程敏政評廣
理句新異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
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中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趙思賢評功失正衰可為息和之歲

劉勰評和之福不止令行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戲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蘇軾評萬物程式一語該盡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黃震評愛中之畏無不樂用

柯潛評樂之生之若君自為地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沈氏新評扶持數語可謂見宗

曾參評道變
化身渾朴

管子
卷二十一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張嶠評持滿
最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朱長春評卽
惡盈好謙意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
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梅士亨評說
到子孫意甚
深源

張榜評利民
者帝王之寶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
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
歸。古今一也。

何後良評惟
理無私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
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
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
敗死巧拙然
巧詐終不如
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
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
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
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
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
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
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
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
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
削

劉魏評可爲
交道
必親當作不
親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
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沈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官人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揚慎評須先
相人品

葉水心評切
世病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
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
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
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沈氏新評衡
石程書只是
不自去而善
因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姚樞評使不忘處最微

朱養純評上蔽下推故下不得通上不得明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朱養和評有物有恒言行可後再矣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為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評。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牴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
創。與後世就文通詰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二十終

